



隨着香港社會反「佔中」的浪潮不斷高漲，尤其是180多萬市民簽名反「佔中」之後，非法佔據金鐘、旺角、銅鑼灣街道的示威者急速減少，據記者連日統計及觀察，至昨日傍晚，在上述三地搭建的帳篷只剩下1,600多個，較高峰期減少逾三成（見圖），其中在最大的金鐘「佔領區」，帳篷數目已較上週初約2,000個減至1,330個左右，而且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帳篷「無人住」，只是在擺「空城計」。

■記者 齊正之

佔冷清 篷空半

帳篷劇減三成至1600個 逾50%無人住

本報記者過去幾天特別到金鐘、旺角及銅鑼灣三個「佔領區」作統計，之前三地最多時共有約2,450個帳篷，其中以金鐘有約2,000多個，主要搭建在夏慤道、干諾道中、添美道及立法會外廣場一帶。但隨着「佔中」越來越不得人心，市民的反對聲音越來越大，「佔中」者也不斷減少。尤其是經過上週四大雨及天氣明顯轉冷後，帳篷數目更是逐日減少，至昨日傍晚，只剩下約1,330個，減幅超過三成。

而在旺角「佔領區」，在亞皆老道至登打士街的彌敦道一段，帳篷數目也只剩290個左右，較上週初最高峰時的400個左右大幅減少。至於銅鑼灣「佔領區」，帳篷數目基本上沒有太大變化，維持約50個。

電視對着海富「空城計」裝聲勢

在金鐘「佔領區」，雖然仍有1,330個帳篷，但實際上，許多帳篷根本是空置的。有義工透露，由於夏慤道一段日夜有人穿梭來往，平時難以睡得穩，空置情況最嚴重，多數是住在添美道及立法會對開廣場內。「由於電視畫面一直是對着海富中心對開的夏慤道馬路，在這裡搭出一片帳篷，會顯得有好多入住，也感覺好有陣勢。」其實，這些帳篷許多都是沒有人的，是擺「空城計」來虛張聲勢。

記者曾於上週四深夜到金鐘觀看，大雨之下，公路上的帳篷雖不致「十室九空」，但至少有一半是空置的。而在周五晚，入住者雖然多了一些，但在夏慤道的帳篷內，空置情況仍相當高。而昨日記者再次前往金鐘觀察，發現許多帳篷都是「吉的」（空置的）從一些打開的帳篷內望，裡面多沒有任何物品，相信晚上也不會有人住。義工說，周末時「入住」的人會多一些，平日的白天，整個「佔領區」最多只有四五百人。

經過一晚急雨後，天空仍飄着細雨，在金鐘添美道天橋下帳篷內的中大劉同學此時仍一臉惺忪，「終於捱過一晚，昨晚又濕又冷，真係好難頂！」劉同學稱過去幾星期，他已很少來此，「上月初幾日，我經常來，之後就好少了，一條功課太多，冇時間；二係覺得這種『佔領』用處不大，依家來住一晚，只是和同學輪流來。這裡實在難瞓得安穩，我一陣就會返屋企，梳洗吓再瞓過先有精神上課！」

逾半偶爾「宿一宵」 想撤怕怕癢

劉同學說，和他這種偶爾「宿一宵」的大學生其實不少。「初初開始仲有好多入來，但現在愈來愈少，私下都話好想撤。我依家差唔多兩星期先來住一晚。」抱有劉同學這樣心態的同學，據說在「佔領區」內佔了一半以上，也有學生直言，「佔領」的時間太久，而天氣也日趨轉冷，故愈來愈多人離開。但學聯還要他們堅持，他們就不敢這樣回去，也怕被其他同學取笑，於是就無可奈何地輪班前來一下，也算是有個「交代」吧。

為了維持聲勢，「佔中」組織者也把一些空的帳篷擺出來。記者有晚在金鐘道採訪時，剛好遇見「學民思潮」召集人黃之鋒在現場演講，由於附近聚集了很多入，有糾察隊員於是趕緊拆掉前面兩排共數十個帳篷，原來，這些拉緊封口不讓外人內望的帳篷，裡面全是空置的。有現場聽眾見狀亦笑言：「原來是裝假狗仔！」

專家：易集體傳染 應速撤

有義工坦言，許多帳篷其實是「擺設」，「上邊（佔中組織者）話，帳幕（帳篷）多會顯得有氣勢，入邊（裡面）有無人都無所謂。」

有公共衛生專家坦言，「佔領區」內帳篷空間窄小，大的帳篷是兩三人睡在一起，相互間接觸多；加上不少學生都是連日露宿，抵抗力下降，如果其中有人因風寒患上感冒，就非常容易集體傳染而導致公共衛生危機。因此，呼籲「佔領者」應盡早撤離。



■上週五凌晨持續大雨，在夏慤道的帳篷實難有效避雨。

「佔領區」帳篷詳情

金鐘

- 1 干諾道中至夏慤道天橋（180個）
- 2 海富中心對開夏慤道（780個）
- 3 中信大廈對開添美道（170個）
- 4 政總及立法會對開廣場（210個）
- 5 添馬公園（30個）

（昨日共1,330個；上週初：2,000個）

旺角

- 1 登打士街至亞皆老道的彌敦道路段（270個）
- 2 彌敦道至砵蘭街的亞皆老街路段（約20個）

（昨日共290個；上週初：約400個）

金鐘(-33.5%)
由2,000個減至1,330個
旺角(-27.5%)
由400個減至290個
銅鑼灣
維持50個
總數(-31.8%)
由2,450個減至1,670個

「佔篷」
勁減逾三成

……「吉帳」養菌 病毒溫床

走進金鐘「佔領區」，只見在路面「安營紮寨」的帳篷連成一片，但清潔情況堪憂，特別是一些每日都更換「住客」的公共帳篷，更缺乏必要的衛生管理。有現場義工直言，他們只提供和收回帳篷等休息用品，但不會負責清潔，「有好多帳篷日頭（白天）基本上係「吉嘅」（空置的），但帳篷成日都係用拉鏈封住，令到空氣好唔流通，帳篷內更加容易滋生細菌。如果夜晚有人來瞓，就容易領嘢（染病）！」而前幾天天下雨及天氣轉冷，更容易傳染感冒等病症。

「佔鐘男」證實染肺炎

早在上月底，瑪麗醫院就收治了一名被證實感染肺炎的青年，他此前曾在金鐘



■金鐘「佔領區」內大量帳篷是空置的。

「佔領區」留守數日。負責統籌「佔中」醫療隊的醫生歐耀佳稱，由於近日天氣明顯轉涼，再加上帳篷內外的衛生環境較差，及「佔領者」本身的心理壓力大和睡眠質量不高等問題，容易引致身體抵抗力下降，造成染病。

其實，早在上月中旬，「佔中」組織者眼見在金鐘的「佔領」人數愈來愈少，有時逾800米長的夏慤道「佔領區」，竟只剩下不足百人「佔領」。為了減少外界的指責，及看起來「佔領區」聲勢浩大，於是就發起「帳篷行動」，不少人共用組織者提供的帳篷及被席鋪地而睡，令到細菌傳染問題日趨嚴重。

而香港環境保護協會主席樊熙泰日前也發表報告稱，「佔領區」內有膠袋破裂流出污水產生臭氣，亦出現大量被放入煙頭的樽裝水，更有人在排污口吐痰，場內衛生環境欠佳。有金鐘「佔領區」義工指出，每逢周五和周末人流多，垃圾也較平日激增，曾見過有集會者遺下吃剩的食物和水果，隨處拋棄，滋生蚊蟲、蒼蠅及蟑螂，衛生情況愈來愈差。

為了避免「佔領區」爆發疫症，食衛局目前正密切監察各「佔領區」的衛生情況，食環署也盡可能在各「佔領區」能夠進入的地方提供清潔服務。

■記者 齊正之

上課復常「佔」火漸熄



■鍾劍華 資料圖片



■葉兆輝 資料圖片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甘瑜）「佔中」已持續四十多天，不少大學教師表示，絕大多數學生已經回到學校上課，他們均認為，「佔中」走到這一步，大家都不知之後應該怎樣做，故對「佔中」投入度也明顯退減。

絕大多數學生重返校園

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表示，「佔中」發展至今，絕大多數學生其實都已經回到校園，恢復正常的學習生活，「即使有些人還會去「佔領區」的，也是下課了才去。」

他坦言，「佔中」開始首兩個星期，其課程的確受到頗大影響，「試過有一堂只有一位學生上課，但他到課室後發現其他同學都沒有來，他就對我說也不上課了。」除了那一次外，其他的課堂起碼都有數名學生出席，他亦如常教學。鍾劍華坦言，為了幫學生補課，自己略受影響，加了幾晚班，但理解到學生的情況，故亦採取了一些措施，希望學生能夠盡量跟上課程。

港大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表示，其任教的課程本來就沒有太受「佔中」影響，「我那個課程屬大班的形式，100名學生中只有幾個是選擇罷課的，每次上課我們都有再問學生還有沒有去，到現在基本沒有學生罷課了。」

他表示，「其實隨着「佔中」這樣延續下去，不少學生都覺得沒有太大作用，又令其他市民受影響，所以學生對「佔中」的「熱誠」亦明顯退減。」

活動「散焦」 考期近 離場增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甘瑜）違法的「佔中」既曠日持久，又大失民心，令多數學生都陸續撤離。曾參加「佔領」的學生坦言活動已「散焦」，大家應回到現實角度去看問題；也有「佔領」多日的學生表示，出於學業考慮及家人勸導已不再長時間留守，亦擔心之後考試期迫近，將有更多人離場。

指政客「好假」「公投」各懷鬼胎

珠海學院的阿龍表示，自己雖然支持「學生運動」，也曾罷過幾天課，但嚴格來說，他自己只是到不同的「佔領區」觀察，而非參與「佔中」，「主要都是想看看現場是怎樣的情況，其實由有政客插手開始，我就已經對運動有疑問。」他坦言政客「好假」，「像早前提出的『變相公投』，這些所謂『民主派』其實是各懷鬼胎。」

「佔中」搞手開了張金額過大的支票，他們也不去想，票額太大也會「彈票」呀？」阿龍坦言，不知現時局面應如何解決，「應該想想是否要集中在一個據點，減少對其他市民的負面影響。」

父勸易地而處 兒不再留守

香港大學機械工程系三年級生黃同學一開始也「佔領」了逾10天，但考慮到自己畢業習作的進度，現時已不會長時間在「佔領區」留守，但偶爾還是會去物資站幫忙。此外，其家人的建議亦是其改變態度的原因，「我爸爸在金鐘工作，他建議我易地而處，想想如果我是父親，日上班但賺不到錢，而他則以兒子身份日日「佔鐘」，我會如何想。」

面對

騎虎難下的狀態，黃同學認為有必要改變行動方式，而旺角的「佔領區」則應該由它「自然散」，「希望有個好的下台階和退場時間表，因為中學生、大學生的考試時間漸近，到時人數將減，難以撐場。」

■旺角「佔領區」帳篷數目只剩290個左右。 彭子文 攝



■「佔領」逾10天的黃同學，考慮到自己畢業習作的進度及家人勸諭，現時已不會長時間留在「佔領區」。

受訪者供圖